



岁岁年年烟火味，碎碎念念人间事。四季流转，每个月都应该有专属色彩和故事。3月的主题词是“共商国是”。这个月，中国进入“两会时间”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民心民意从“江湖之远”直抵“庙堂之高”，并最终影响每个人的现在和未来。全国两会闭幕后，记者来到凉山州布拖县拉果乡阿布洛哈村。作为四川团里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，阿布洛哈村“95后”村支书吉列子日从这里出发，又回到这里。一去一回间，有着一位年轻人对于“参政议政”“家国情怀”的更为具象的参与和思考。

凉山“95后”村支书吉列子日：走出命运，回归初心

飞机转动车，动车转客车，客车再转乡村小巴，3月15日，27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吉列子日从北京回到家乡阿布洛哈村，已是深夜11点。大山深处的村庄一片宁静。

第二天还蒙蒙亮，吉列子日的家里就坐满了人。村民们迫不及待围着他，“北京好不好？”“握到手没？”“发言了没，说了啥？”尽管才睡几个小时，可他还是像“大家长”一样权威发布，“这个会非常重要，相当厉害。”

全国两会结束后，除了更忙，吉列子日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。他谈论的永远是村子，也只有村子。他的目标是：“希望村民的收入能在3年内翻倍。”

吉列子日出生在阿布洛哈村，他曾走出命运，如今又回归初心。

初心是什么？

3月24日，临近中午，阿布洛哈村阳光炽热。

满面黄土的吉列子日从工地回到村委会，村委会正在整修，他看了眼墙上的标语，急了，“这几个字没写好，要重新写。”话音未落，电话响起，是问他一份农业补助申请材料上，需要填的经纬度应该去哪里找。

千头万绪，这是吉列子日的日常。

这里是凉山州布拖县拉果乡阿布洛哈村。三面环绕着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，这个脱贫攻坚期间“中国最贫困角落”之一，曾经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72%。它最为人熟知的标签，是“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建制村”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，吉列子日展示了三张照片，分别是2005年、2007年、2020年的阿布洛哈村。从茅草搭的房子，单薄飘摇，人畜混居；到后面土块搭的房子，内里黝黑，火塘熏人；再到现在的水泥房，房内窗明几净，门前种菜养花。

“这些就是我之前的人生。”8岁那年，吉列子日和哥哥被父亲送到邻县金阳县山江乡小学读书。直到现在，站在村里，还能看见他们上学的路，大概就是从这座山下去，蹚过河，再爬上另一座山。

“或者不能说是路，我们带着镰刀，边走边开路。”这一趟，需要超过5个小时。年纪太小，吉列子日总是哭，他怕蛇，但总是走着走着小腿就会被蛇缠上；他最讨厌下雨后过溜索，生了锈的铁丝变得滑不溜秋，一个惯性就会插进手里，痛得要命还不能松开，因为身下就是涨水后汹涌的西溪河……

对于曾经的阿布洛哈村而言，没有路，做什么事都很难。

吃水很难。遇到干旱，村里的蓄水池没了水，村民就要翻山越岭去很远的地方打水。

读书很难。村里唯一的学校2005年才建起来。在此之前，村里唯一识字的是吉列子日的父亲吉列拉火。少年时，他坚持爬出大山去上学，然后又回到村里做了一辈子会计。他有远见，在村里有了唯一一台电视后，带着全村人看新闻学习。他拼尽全力将两个儿子送出大山去读书，又在他们飞到足够远时，希望他们能回到家乡。



▲这是吉列子日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展示的阿布洛哈村从木屋（摄于2005年）、土坯房（摄于2007年）到轻钢小洋楼（摄于2020年）的照片（从上至下）。

◀吉列子日参加今年全国两会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。受访者供图

这位老人，在阿布洛哈村通车3个月后就去世了。吉列子日说，父亲走得很安详满足。

“所以，乡亲们委托我捎上一句话。”彼时，在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，吉列子日用真诚的语调说着：“我们要向党和国家说一声‘谢谢’，向所有关心阿布洛哈村的朋友说声‘谢谢’。”

曾经，有媒体采访时，问到吉列子日的初心，他愣了一下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他没有专门想过，但已散落在每一个日常里。在整体退出贫困后，这里有着更重要的使命：保证村民们不能返贫、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吉列子日觉得，家乡在最好的时代，正迎来最大的机遇。

改变的力量

“该解决的问题都会解决。”临近中午，拉果乡党委书记曲木伍呷匆匆赶到阿布洛哈村查看工期，除了和建筑方说好增加人力外，还要和吉列子日讨论村里脐橙增种方案。

在布拖县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中，拉果乡只有阿布洛哈村入选。吉列子日出发去北京前，曲木伍呷叮嘱他，一定要多和别的代表，特别是企业代表建立联系，看看有什么适合这里的产业能引进来。

曲木伍呷总会用高高的声调谈及希望，“现在的阿布洛哈村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个华西村。”

吉列子日也有着同样期待。眼下，村里的公路通了，一部分村民外出务工，

留在村里的，一方面建立了合作社发展产业，另一方面还有正在打造的旅游业。

但所有信心的基础，最根本的是村民的改变。

“基层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。”曾经，村里有户人家，非常抗拒将孩子送到学校读书。对于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他们而言，读书似乎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。吉列子日上门苦口婆心劝过，也拿出政策规定严肃要求过，但还是撬不开这家孩子进入学校的“思想大门”。

于是，吉列子日以免费旅游的名义，拜托志愿者带着这位父亲去了一趟西昌。回来后，这位父亲闷头抽了很久的烟，因为他在西昌一整天没敢上厕所。对于走到大城市的他而言，哪怕找到了厕所，也因为担心不识字进错了，只有在门口守着，看着别人进去了自己才敢进。

如今，这家的儿子已在布拖县城读高二，成绩很好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对于阿布洛哈村的产业发展，吉列子日在请农业专家对村里的土地、气候等因素综合考察后，定下了种植脐橙的方案。但村里百年来都只种玉米，这套方案几乎遭到了所有村民的反对。

于是，吉列子日带着稍有意愿的村民去了趟雷波县。在那里，村民且沙次尔看见，一株脐橙树产出的经济效益，超过了在村里种的一亩玉米地。于是，这位40多岁的彝族汉子成为村里最早种脐橙的5户人家之一。

今年，阿布洛哈村有50亩脐橙迎来

盛果期。

曲木伍呷和吉列子日算了一笔账。脐橙的市场批发价每斤在2元左右，按照每亩产量2500公斤计算，每亩的收益在万元左右。且之后每年产量都会更高，还能持续几十年。

“因此我们规划6月前种到300亩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看着脐橙实实在在的收益，阿布洛哈村村民已全部参与其中。

更让吉列子日期待的，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他和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建立了联系。听吉列子日介绍了阿布洛哈村的区位条件后，耿福能当即就提到半夏，这是一种生命力强的药材，阿布洛哈村的温度、湿度都适宜种植。

一条更宽敞的路

临近下午4点，村里的学校放学了。学校前的梧桐树花期正盛，树下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开始打扫。如今，学校里的37个学生中，有9个是外村的。

“以前是我们去别的村上学，现在已有别村孩子来我们这里读书。”吉列子日觉得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改变：自己年少时经历的漫长求学路，现在终于不再重复。

吉列子日在很多孩子的家长群里，学校需要填写表格等事项都是他在处理。每年，他会送村里的孩子去考试，从小升初到中考。

也有外面的年轻人开始回到村里。且沙次尔另一个儿子，以前在城里的中餐店做过大堂经理，看到村里正在发展旅游业，便决定回家，现在，越野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。

一条更加宽敞的路慢慢显现，吉列子日有了更重要的任务。

“我要开始准备明年全国两会的建议。”吉列子日有点不好意思，今年第一次上会，他很紧张，但也知道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他不能就着阿布洛哈村谈阿布洛哈村，他的建议要真正从人民中来，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性。

曾经，有媒体在采访吉列子日时，问他怎么看待“家国情怀”。他觉得自己没有高屋建瓴的认识，是过去的每一个选择，将他推到了现在。他曾觉得，自己的梦想是能让家乡因为他的努力，哪怕有一点点改变。但现在，在见到了更大的世界、有了更大的责任后，他觉得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不辜负当下的每个瞬间。所以，在大方向还是围绕乡村振兴的前提下，他计划去别的乡镇调研走访，“要对得起人民代表这个称呼”。

眼下，阿布洛哈村的项目都在推进中，吉列子日时常会冒出很多新想法。例如，在两座大山之间修一个玻璃栈道，可以行走在每个雨后的高山云海里；又例如，将原本村子二组的老房子成片保留下来，那些土块搭的房子和这边的新房，就是这里历史最好的呈现。

说到这些时，山间的夕阳热烈如火，山下的村庄在闪闪发亮。那条入村的公路上时有车辆经过，放学的孩子们奔跑着在唱歌。

吉列子日知道，只要一直走下去，一步步，终将抵达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肖洋 罗石芊 徐湘东 摄影报道